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

倾听蝉鸣

斯妤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斯妤

而对于斯妤来说，她起码实践了她的口出狂言：

“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这样一个貌似单实则极其伟大的目标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

倾听蝉鸣

斯妤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听蝉鸣 / 斯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8766-8

I. ①倾… II. ①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5177 号

书 名 倾听蝉鸣

著 者 斯 好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766-8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家	1
在海边	4
静物	8
遥远的校园	11
梅林	18
橄榄树	21
心的形式	26
还乡	34
碧水长流	37
窗外	40
爱情神话	45
故乡	48
武夷日记	51
开始	56

敲门		59
凝眸		62
生命·神启·爱		65
童年		74
文章作法		80
给梦一把梯子		84
幻想三题		88
在自传的题目下		92

写作的女人		99
语言魔方		101
颗粒		104
裂变与再生		109
文字内外		112
先锋是一种精神		116
阅读与沉思		119
一种方式		125
倾听,阐述,与追踪		129
背弃与钟爱		132
源于内心		135
人面兽心与蝇营狗苟		138
两种生活		140

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 | 142

感觉与经历 | 144

冥想黄昏 | 147

除夕 | 154

某年某月 | 158

追忆尴尬青春 | 162

心灵速写 | 167

夜晚 | 173

真实梦境 | 177

白漩涡 | 181

倾听蝉鸣 | 184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 | 187

梦魇 | 190

雨 | 195

窗外·圆歌 | 197

北风 | 200

阿端 | 203

应婆子 | 208

文莲女士 | 212

韩舟 | 216

表舅母 | 223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 231

永远的冰心 | 237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 242

似曾相识蒋子丹 | 245

碎片拼接——关于舒婷 | 247

家

外祖母的家紧挨着港湾。那是闽南海边的一个普通小镇。鳞次栉比的一排“竹篙厝”里，有我魂牵梦绕了三十年的家。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矮小瘦削的外婆把这个家建成了我的乐园。楼上楼下是我疯跑的场所，二楼平台上有我开辟的菜畴，天窗里流泻下来的月光，我把它当成宝石来欣赏，虔诚地一跪就是半天。屋后的葡萄架下，每到夏夜便有外祖母略带沙哑的嗓音，一遍遍地讲述神秘故事，连星星也受了吸引，探出身子来倾听。虽然大门上的铜环里常常有绳子伸展下来，拦腰拴住我的弟弟和妹妹，外祖母却始终对我网开一面，任自由和欢乐无边无际地覆盖我。

接下来是天灾人祸争相肆虐的三个年头。三年里家中少了笑声，多了嚼菜根、喝清汤的叹息声。老人们饿得连皱眉头都没力气。孩子们饿得天天噙着手指在阳光下发呆。我背着书包有气无力地往家走。刚拐过横街，隔着港湾便看见外婆站在屋后的土台上，用手遮着前额朝这边眺望。饿得腰已直不起来的外婆终于看见我了，嘴角绽出灿烂

的微笑。她有些诡谲地朝我摆手，示意我别走大门，沿邻居家后院的小路直接到厨房。我走进厨房，外婆已把厨房的门掩上，正从冒着热气的锅里端出一碗绿油油的食物来。我顾不上道谢也顾不上看碗里是什么，三口两口便将食物倒进肚里。

吃完后才知道碗里装的是番薯叶心。

那一阵全家的口粮是番薯叶，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外婆心疼我，将嫩绿的番薯叶心一片片挑出来，拌点油，（珍贵无比的油！）拌点盐，藏起来给我吃。

拌了油的番薯叶心比清水煮的又老又涩的番薯叶好吃二十倍，外婆天天支走小舅小姨给我开小灶。每次吃完后看着外婆那憔悴的面容佝偻的腰，我尚不省事的心里也会涌起阵阵涟漪：家多么好，亲人多么好呵！

父母亲的家搬离老屋，迁到母亲学校的宿舍时，家便成了一个狭小又鼓鼓囊囊的口袋。一间教室用竹帘一隔两半，里面是父母和小弟的卧室，外面是饭厅兼妹妹和我的闺房。有客来访，饭厅与闺房又变成了会客室，床板与矮凳同样供客人落座。碰上饶舌的访客，几杯安溪茶落肚更是谈兴湍飞，无意告辞，我和妹妹只得恨得在里屋跺脚。事后向父亲抗议，父亲总是温和地一笑：“是旧日的学生，好些年不见了。”

不过家虽狭小，温情却如空气一样弥漫。下班回来，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碌，不是待在厨房里研究菜谱，为家人烧制可口的饭菜，便是埋头案前，裁布料，做衣裳，精心装扮每一个家庭成员。母亲的烹调、缝纫技术堪称一流，便时常有父亲的同事来要酒席吃，有母亲的同事来求裁衣做衣。父亲不堪烦扰，时常皱眉，母亲却一概来者不拒。我时常纳闷母亲那样瘦弱的身体，如何有那样充沛的精力。每次

都是我们一睁眼，便看见母亲忙碌的背影，夜里醒来时，母亲的房里总还亮着灯。我们姐妹时常戏称母亲是铁打的身子豆腐的心。而且至今我们仍常遗憾母亲那充足的精力没有传给我们（我们姐妹都是懒散的人），而母亲如今已六十出头了，仍旧天天不停地操劳，似乎从没有感觉疲倦的时候。

母亲里里外外操持的时候，父亲总是静静地在里屋看书。父亲早年即是闽中地下党成员，他介绍入党的人里有的早已在省里身居要职，父亲却从“土改”后自愿转到教育界起便始终留在教育界，而且渐渐从正职当成了副职。父亲的许多学生为父亲不平，因为他们深知父亲热爱教育，爱惜学生，也深知父亲的才学与清正不阿，父亲却始终泰然。我常常觉得父亲身上有种大智慧，他认为结果就行为（不媚上欺下，不蝇营狗苟，不与官场周旋）来说十分公平。或许他想要的就是这种适心怡性，不扭曲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淡泊与安静？总之父亲在家的時候（此时正是“文革”盛期，打斗吵闹甚嚣尘上，父亲作为“走资派”下台后，因历来爱惜学生，在师生中口碑好，故蒙两派学生默许，回家逍遥），他捧在手里的书，他透过眼镜流露出来的目光，甚至父亲床头那盏橘黄色的灯，总是令家中弥漫着一股恬淡、安然的气氛。这气氛我至今一闭上眼仍能真切地感受到。

告别父母亲的家，独自踏上自己的人生旅途至今已近二十年了，二十年里说不上腥风苦雨也常常有忍不住要放声大哭的时候。每次痛苦要淹没我的时候，母亲坚忍的背影、父亲泰然的目光常常会蓦地涌进心里，使我顿时猛醒，顿时收束起眼泪并为刚才的泪下如雨羞愧。由此我常想，一个温馨、慈爱、智慧的家对于生长中的心灵、漂游中的心灵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啊，但愿我也能为儿子营造一个这样的家。

在海边

我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人。厦门岛四周的海水湛蓝澄碧，温婉妍丽，那近乎透明、终日涌动不息的蓝色衬着岛上西式建筑的红砖绿瓦，还有散立在海滨山坡的芭蕉、椰树、凤凰、木棉，孕育、滋养了一个又一个诗人、音乐家，也使岛上的男子汉们日追一日地慷慨热情。这是南方的海，我故乡的海，终日奔涌喧哗着阳光的海。我曾是一片海域的女儿，它那湛蓝得近乎神奇的宽广怀抱，培育了我最初的温婉深情，明媚清丽。

（然而，丧失温馨情怀仿佛有一万年之久了。这丧失是否和背井离乡、长期漂游在凛冽的北方有关？）

现在，我面对北方这恢宏、壮阔的大海，灵魂突然一阵战栗。大连的海域是如此广袤，如此苍茫，如此灰暗滞重、阴郁沉雄。当海浪雄狮怒吼般地朝岸边席卷而来时，我感觉到的不是人类的伟岸，生命的欢乐，而是宇宙的无限，自然的浩荡，造物主的神秘与威严。

还有时间那亘古不变的循环、流转，人类命运的瞬息万变、无以

把握，空间的浩荡连绵、无始无终，这一切，透过脚下这蓄积着原始伟力的海浪朝我呼啸而来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无尽的乡愁。

（我想要那温柔妩媚的湛蓝吗？我想要那奔涌喧哗的阳光吗？我想要那玲珑美丽的故乡来抚慰我，庇护我吗？）

是的，我想要梦幻来对抗现实，我想要善良的虚假来抵御严酷的真实。我愿意抛弃清醒、明敏、透彻，重新回到懵懂无知、混沌盲目。

然而人类已无法回到童年。

在名震中外、号称“神力雕塑公园”的金石滩，造物主又一次让我嗒然无语，惶惶不安。

一堵由紫色、白色、灰色条纹相杂而成、浓缩了亿万年宇宙沧桑的叠层石灰岩悚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岩石是六亿年前海洋藻类生物化石而成。巨大而斑驳的断层上，一片莽莽苍苍，凹凸嶙峋。六亿年的时光熔铸了它的苍茫，无数海底生命造就了它的丰厚。时光使生命变成了石头，生命又使时光得以凝聚。

然而生命毕竟变成了石头。

同伴们纷纷在这巨型化石前留影，因为这是著名的“天下奇石”（美国地学部主席柯劳德语），是世所罕见、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瑰丽景观。我也怯生生地走过去，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做出了一个怯生生的笑容。

我知道照片冲洗出来后，那巨石会更加奇崛伟岸，而我们这些人类会愈加渺小委琐。我们在它面前将不复是天地灵长、宇宙主人了，我们和地球上所有生物一样，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灵。

是的，面对这无言耸立着的宇宙沧桑史，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浮沉在漫漫时空中的人类的悲哀。“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流逝了，沉积下来的便只有一代又一代灵魂对战

胜时间、建立不朽的永恒渴望？

希腊神话里有位坚定的西绪弗斯。诸神处罚他，让他不停地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明知无效无望，但西绪弗斯日复一日，迈着坚定的步伐下山，将巨石又一次推上山顶。

汽车终于驶上风光旖旎的滨海路。这条依山傍海逶迤而行的公路是近年才开通的。据说这是全国最长的滨海公路，一共蜿蜒三十里。我不知它是否真是全国最长（大连这座城市很独特，它有许多全国之最），但它所展现给我的，确是最新鲜、最独特的。

海风刚烈而强劲地刮，仿佛把我们的面包车当成了待举的风帆，一定要把它吹灌得满满、张扬得高高的才肯住手，滔滔黄海在前，郁郁青山在后（被车抛到了身后），大海以永不止歇的热情呼啸着，奔腾着，凌厉强悍的北方气息灌满了整条公路，弥漫在每个人心头。汽车疾驶着，树木飞掠而过。涛声时远时近，时近时远，一片坦荡无垠中，突然转出一弯苍翠，又一弯苍翠，然后“哗”地一转，一片坦坦荡荡的海滩拥着一湾汹涌澎湃的海浪出现在眼前。远处近处，偶尔冒出几座红砖小楼，像是在倔强地显示人类的意志。而左侧的青山，则时坐时卧地逼视着这一切，仿佛它也不肯袖手旁观，只要稍有动静，它便会“嚯”地耸立起来，慷慨激昂地参与这个世界的事务……

盘旋在逶迤的滨海路，我更多地感觉到了人类的气息。日月闲闲，宇宙浩浩，人类除了仿效那明知虚妄却仍旧坚定仍旧义无反顾的西绪弗斯外，又能怎么样？我们明知无论走过多么漫长的岁月，我们最终都指向消亡，明知生命有欢乐，更有无尽的劳作和苦难，我们也得迈着“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下去，并且尽可能地使这过程充实、辉煌，充满创造的荣耀。

从海边回到住地，我五岁的儿子突然十分严肃地问我：“妈妈，谁能活得比‘时候’长？”我被他突兀而犀利的追问所震动，一时竟无言以对。如今想来，这个问题是谁也无法彻底解答的。只有当他长大成人，体味了百态人生，并且终于能够和大自然静静对视，在心里一再问自己，“时光流逝，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有新鲜生命的东西是什么？”这时，他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静物

器皿用具作为物质世界的一员，显然是无知无觉、冰凉呆板的，但那是它们待在橱窗里，摆在柜台上，和我们无关无涉的时候。一旦它们进入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被赋予了声音，气味，情感，知觉。它们渐渐成了我们的熟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庭成员。它们和我们一起凝视这个世界，应对这个世界，它们目睹我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当我们喜气洋洋、兴致勃勃的时候，它们也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当我们忧愁烦恼、沮丧悲哀的时候，它们也黯然神伤，憔悴沉闷。它们，这些没有生命、无法开口的物品，它们甚至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既能活着，也能死去，既能存在，也能消失。

我的脑海常常无端浮现出某些已成过往的物品。它们有时成双作对，有时形单影只。它们每次出现都让我怦然心动，因为它们就像一个熟悉的声音，一张亲切的面容，一纸熟悉的笔迹，提示给你很多久违了的场景、氛围、情感、往事，同时让你深深地遗憾，它们也像故

人一样，久违了，消逝了。

这时你会蓦地意识到，它们并不是没有生命的，它们也像人一样，能够存在，也能够消失，能够苏醒，也能够死亡。它们，唉，那一叠外婆常用的福州漆盘，那个总是伴着祖父度过漫漫寒冬的竹编手炉，那座每隔半个小时就要报一次时的老式木钟，甚至那堆被新社会也被老祖母遗弃的、乱糟糟塞在柜子里的过时的绣花鞋，还有那曾经精致小巧却终于被你砸成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站的铜戥子，它们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但是它们并没有真的消失消亡，它们会在某个时刻突然苏醒，突然复活，并在倏然降临的时候在你心里发出重重的铜锣般的叹息。

你的每根神经、每个感官此时全都奔向故地。你突然回到童年，少年，回到那所闽南海边的“竹篙厝”。你重新见到了亲爱的外婆，亲爱的海湾，亲爱的夹竹桃……你发现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可是你那流泻月光的天窗依旧清澈明亮，你那墙上的挂钟依旧叮当作响，你那斑驳苍老的门环依旧斑驳苍老地悬挂在木门上，它们在你推开大门的时候仍旧当仁不让地一阵乱晃……唉，还有那些总是倏然入梦的珠子拖鞋，那些外婆珍爱有加的福州漆器，以及那些节日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微微发黄的象牙筷子，它们依旧或秩序井然或乱糟糟地待在柜子里，仿佛你随时都会来开门，来取用……你的童年是那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它既没有老去，也没有变形，它依旧雀跃如昨，它只是暂时封存在故乡的角落里，静静等待你来开启，来重历，来品味。

这时你知道获得巨变的是怎么了。那静静地浮现在你脑海的漆盘，手炉，老木钟，那门环上的斑驳锈迹，天窗里的清澈月光，它们不只是你渡过时光之河的竹筏、舟楫，它们在你目光的辐射下孵育下已经欣然苏醒，获得生命了。它们既和你的童年共生，和你的往昔共

存，它们也能穿梭游走，独往独行，在你思念它们、向往它们的时候呼之即出，翩然降临……

是的，死的东西果真具有占领活的心灵这样一种权利。或者说，静止的物品能够在流动的心灵行走，并因之而受孕成活，生成生长……而我们人类，也在这种对物的深情凝视中，使一去不复返的存在，变得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并于瞬间抵达某种诗意，某种向度。